



近
三
集
十二

雜
著

^ 16
2395
12

共
十
六



和
2395
卷/6-12

近齋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雜著

崇簡

貴德

原禮

三禮

家訓

名子辭

言戒

勸讀小學文



書示學者

書與呂先達 光德

論趙苞事

記李生夢鯉事

書金益春事

識楊丘

雜識

近齋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近齋集卷之二十三

雜著

崇簡

大勤不勞大惠不費大明不察惟其簡之為貴易曰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夫簡者政之要也易者事之本
 也不執其本要以治天下何由哉昔者大道之行也
 上好生而民不犯上食稅少而民不飢上御以寬而
 下樂為用是以人主抱蜀不言而廟堂修九卿佩玉
 為節而趨步不促此無他本立故也夫上直下不曲
 源清流不濁故莫如化之以德雷一震而萬物皆生



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德一正而萬民皆興夫以一治萬若難而實易者教化使然也故曰大勤不勞大惠不費大明不察惟此三者無爲之道也無爲者乃有爲也其在後世所爲者末耳亢急以爲勤煦濡以爲惠深刻以爲明以此求治去道愈遠矣夫養生者忌躁擾躁擾則害生治國者厭煩碎煩碎則亂國此不可不知也夫詔書數下不如身教聰明自竭不如任賢荆公子之朝清淨少事以其堂上有五老也合衆人之智以自佐則人主處平靜施德化而已故曰勞於求賢佚於任人

貴德

德勝才者吉才勝德者凶故君子貴德而賤才所賤乎才者以其小也如使才者智足以決嫌疑明足以定猶豫力足以任天下則才亦大矣不然則特沾沾自喜者耳夫權謀術數心才也辯捷敏給口才也剽竊刻鏤文才也心才害政口才傷信文才亂道夫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德而後求才無德而才則小人耳不可近也且夫有才者飾僞而干譽行險而希幸飾僞者終必露行險者終必敗此益成括之所以死於齊也是以君子不憂才之不足惟憂德

之不修仁義根於內忠信積於中言出而行逮質立而文形以此守身其身必安以此持名其名必全以此佐國其國必治詩曰德輶如毛惟仲山甫舉之此之謂也

原禮

禮也者制民之心而順民之情者也何爲制民之心人莫不惡勞而拜跪於尊人莫不好取而辭讓於長男女之悅而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飲食之嗜而二爵言言三爵油油是乃心之所欲而以禮抑之者也何謂順民之情人皆有敬親之心故異居以爲別

異饜以爲尊人皆有事上之心故一節而趨二節而走奉先之爲安也故陳其饗祀會友之爲歡也故行其射飲是乃情之自然而以禮因之者也抑心因情二者雖似不相合其實一也所謂抑者非全逾其嗜欲之性不過防其亂而爲之節者也所謂因者非全順其逸樂之意不過緣其然而爲之文者也如果全逾其嗜欲之性則將使男女也不嫁不娶何乃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乎如果全順其逸樂之意則將使父子也同居合食何乃異居以爲別異饜以爲尊乎是以吾知禮者非全逾嗜欲又非全順逸樂也苟

不抑人之心而禁其放傲則民必入於邪矣且不因人之情而加之斟酌則民必不從教矣故聖人之作禮也不越乎制心順情而已嗚呼斯禮也定其君臣父子辨其尊卑上下正其視聽言動固其肌膚筋骸使有以立焉人之不可無禮也如是而世之爲清虛之論者曰太古無禮人猶生矣何必禮爲是不知時之變者又何足與語於禮哉噫太古之民其臥徐徐其覺于于食木而不知耕衣皮而不知織尙奚暇知禮義乎然當此之時渾窳未鑿智實未啓雖不知禮只患野而已非有放辟邪侈傲慢縱恣之憂矣及其

風氣闢人文宣室廬以爲居舟楫以爲行稻粱適於口布帛便於體服食器用之利靡不畢具而養生之道足也則民始慧且巧非如太古之蠢動無知矣於是乎無禮義而教之則將見怠惰橫肆流而爲驕奢奸悖之行矣豈不大可懼哉此聖人所以作禮而禮不可無者也然而彼乃曰曷不爲太古之無禮也是欲衣裘於夏衣葛於冬也何其惑之甚也噫老子之言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莊周述之曰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若如斯二者之言則必也無禮而後亂可止乎吾未見其然也夫下而不犯於上賤

而不凌於貴臣而忠於君子而孝於父夫婦不相狎兄弟不相爭皆禮之所使也間或有以下犯上以賤凌貴臣而不忠於君子而不孝於父夫婦相虐兄弟爲讐者此則其人之頑愚不移非禮教之所可化也是豈禮之弊也哉嗚呼禮之初誠敬存於中儀容發於外無修飾邊幅務悅人目之態逮夫世級降而質樸少繁文瑣節日以益滋外習升降進退之容而內無純慤敦厚之實喪而易過於戚祭而物過於誠崇尚異端者見其如此乃敢藉以爲口實或謂之忠信之薄或謂之亂之首攻詆譏斥不少顧忌聖人作禮

之本意何嘗化性而起僞薄忠信而亂道德哉吾儒之治禮者必也先積其誠敬之實而後發之於儀容之美情文具盡本末咸舉然後異端之說不難闢而聖人作禮之本意自可以明矣

三禮

禮有不可不行者三冠禮親迎時祭是也冠而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責以成人之道也婚而男先於女尊卑之義也祭而四時合享伸子孫感時之思也三禮之於人顧不重歟噫三禮廢而風俗頽不責成人之道何以訓幼不用尊卑之義何以造端不展感時之

思何以追遠吁亦可慨也已世俗稱冠爲上頭上頭者言上頭髮爲髻也不行三加故謂之上頭稱娶婦爲入丈家言入丈人之家也不行親迎故謂之入丈家稱忌祭爲大祭奠祭爲節祀時祭則行之者甚鮮矣是何故焉雖以貧爲辭而其實習俗漸染使然也如以貧也則曷不稱家之有無也三禮之不行久矣人見之恬以爲常然古之人於圍城中行冠子禮今人於平常之時而廢之何爲也詩曰俟我於著乎譏其不親迎也孟子禮輕之訓特以不得已也親迎其可廢乎禮曰士不祭冬不裘夏不葛祭時祭也時祭

其可廢乎然禮家勸之而不從門長教之而不行習俗已成不可爲也然則自 朝家定爲法令使國中士夫行此三禮無敢或違則庶乎其復古禮而敦風俗也

家訓

贈內三章

閨壺之行宜靜而莊柔而直言動儀度一以守律勿爲怠慢之容不謀紛華之事織紉成務蘋藻致恪而其本必以敬孝和爲主故書三章寓此箴規君之綦巾于我家五歲矣其勉闡政之當先我亦十數年讀

書之士勿以我言而忽之銘佩于心則吾之所以期待夫內治者庶乎不失其望矣欽哉欽哉

琴瑟而好乃順父母曰夫曰婦天地則同陽剛陰柔交須而成誰無伉儷惟在賓敬其或反目家莫能正

右夫子

尊章其愛忠養而已心兢以事色溫以見厥有命令一聽而婉凡百大小罔敢或私嗟我婦子念茲在茲

右舅姑

兄弟結義惟妹及姒處於其間接遇如一怨既無宿歡自相得通融而合昭然克和始諸友于終宜室家

右姝姒

六條戒語書與從子宗輔

同居不能朝夕訓誡臨別又不暇多言畧書數條以與之汝尙留心哉

士有恒心當安貧固窮而仰事俯育之資亦不可不念古之人輦牽車牛遠服賈而今俗則不然一爲商賈擯不齒於士流故爲今之士而欲營產業者惟農可爲汝今旣居鄉自當躬耕服田而當存終身讓畔之義毋或一毫與村民爭利則庶乎免於羞恥矣

右務耕農

兒寬帶經而鋤董邵南朝耕夜讀雖力田勤勞豈無讀書之暇當以四子六經輪回熟讀不可一刻悠緩重峰先生童時以親命出田間逐鳥雀之害穀者每以朱子書自隨終日讀誦先賢之勤學如此願汝效之

右勤讀誦

州內有斯文長老且多宿儒薰德質疑不患乎貿貿俛俛汝苟有自任學問之意則雖執贄服事於其門可也如不能然則出入觀感亦當有益行已必自謹飭惟以得罪於賢人君子爲懼則庶幾寡過矣其於儕友必親勝已文字講磨之外博奕飲釀一切勿爲

鄉人之重厚尚信義者與之交輕薄蔑禮法者勿與之交

右得師友

居家必孝友待人必仁恕修容必恭莊處事必詳密汝生長外氏受外祖母恩偏別當事之極其誠粟谷先生事外祖母如母此可爲法也

右敦行誼

驪近京華多士大夫其間必有議論是非尙論則好而閒是非則不好切勿叅涉可也且如時耗雖處城市之中塗聽輒易失信况轉傳於近二百里地而能保無訛乎必無傳可也苟或誤傳其害當如何哉薛文清云慎言語養德之大節余以爲安身之要道也

右慎言語

古之士立身揚名多自畎畝起雖在遐僻之鄉苟有實德實才則不患不見用故士常自重以銜鬻為恥後世則不然惟以科目取人非此無以進故士多屈首而就焉汝以門戶之計不免為舉子業然亦不可區區於文詞小藝必當以窮經致用成已澤物為意必先從事於根本之地以其餘力治科文可也王曾云志不在溫飽汝其勉哉

右廣志意

八條女誠書從子婦李氏寢屏

余就小學立教明倫等篇採其最切於婦道者畧加

節刪添入班昭女誠婦行一章末乃三引詩而結之凡八條使宗慶各書于屏之八疊閨壺之範於是大畧備矣為簪珥者能常目而體行則庶幾乎古之碩媛矣宗慶其以是勗勉於賓待之際可也列女傳姪子一節小學在篇首此却在第七者何也小學言教人之方故首載胎教此則言婦道修而後母道行故在下是其所以不同也覽者知之

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臬治絲繭織紝組紃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禮相

助奠

右受師誨

士昏禮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
結帨曰勉之敬之無違宮事庶母施鞶命之曰敬恭
聽宗爾父母之言 右承親訓

班昭女戒曰女有四行行已有法是婦德擇辭而發
是婦言洗塵垢鮮服飾是婦容專紡績潔酒食是婦
功 右飭婦行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女不同梳
栉不敢縣於夫之樞櫨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
溲浴 右事夫子

內則曰婦適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
癢而敬抑搔之間所欲而敬進之舅姑必嘗之而後
退 右奉舅姑

內則曰舅姑使冢婦毋怠不敢無禮於介婦舅姑若
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
並坐 右待娣姒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
食邪味不視邪色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
右謹胎教

詩云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勤于家也詩云縞衣綦巾
聊樂我員儉于身也詩云宜其家人化行闈門也斯

其美矣 右成閭範

戒側室文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貴賤之別也妻曰正室妾曰側室嫡庶之等也名分截嚴不可亂也

孟子曰以順為正妾婦之道也一有不順則非所以為妾矣

妾稱所事者曰君是謂如臣之事君也

君愛之而不敢驕君怒之而不敢怨

侍君之側和色柔聲使令也敏應對也恭

君有命不待再言

君有責罰順受為罪不敢直已事無專輒必稟而後行

奉巾櫛執箕箒妾之職也勤謹無惰

君有疾嘗藥視粥晝夜不懈

不與外事不貪私財勿貽累於君

妾在君之前不可道家眾過失嫌近讒毀

妾稱君之妻曰女君妾之事女君當如婦之事姑

女君在則事之以忠女君歿則祭之以誠

孝于君之父母敬于君之兄弟恭于君之子女

女君不在而君之長子婦主饋則佐治內事一聽其

命令

承上接下勿與婢僕爭

身雖賤君之所近者也持身必飭內外之分必嚴
妬忌惡行也在七去之目妻猶去之况妾乎其慎之
哉

勿信巫卜勿惑左道必亂人家

季文子之妾身不衣帛可不法歟

石崇之妾綠珠以奢侈家覆身亡可不懲歟

汝欲爲賢妾乎汝欲爲惡妾乎汝其思之

女誠

女子之善惡夫家之興亡繫焉本家之榮辱由焉一
身而兩家所關係可不慎乎

持身之道必嚴乎內外操心之法必貴乎貞一

女子在家孝于父母則出嫁忠于舅姑在家友于兄
弟則出嫁和于娣姒此推行之道也

夫則天也或不敬其夫則是不敬天者也

舅姑生夫者也愛舅姑不如已之父母則是視夫不
如已者也

婦人之行無善怒無好爭怒與爭傷室家之和氣婦
人性躁而量狹尤宜戒此

婦人事人者也其道主乎順而已

陰道貴靜聲不可大言不可多

紡績衣服飲食婦人之事亦多矣非勤何以成之凡閒雜遊戲之有害於女工者一切勿爲

奉祭祀物潔而誠至餉賓客辦敏而禮具

御婢僕惠先於威雖罵詈勿以惡聲

俚言勿出於口敖色勿形於面驕意勿萌於心

珠翠非娟善行爲娟錦繡非華德美爲華

貨無苟取財無濫用

童戒

日必早起見父母

早朝櫛洗挾冊進讀于長者之前誦昨日所受之書無或錯誤一字一音明日又如之

每食後閒時臨硯習字字畫必方正無或橫斜胡亂坐必跪立必正行必徐手必拱衣帶必飭

銅錢勿佩佩巾以拭鼻涕

擣菹之戲勿嗜紙鳶之弄勿耽

飲食必待長者之賜無敢先取

棗栗無與羣兒爭

賓客至則必報于長者長者使之見客則拜跪惟謹

與羣童同業讀書最忌相顧雜談

毋汗書冊毋傷器用鄙褻之言勿出于口玩好之物毋掛于眼

有乳母則必愛待之有學長則必敬事之長者之前不叱狗

勿加手于奴僕勿拍肩于僮從

戒奴婢文

諺曰上典父母爲奴婢而不善事其主者是爲人子而不善事其父母也可不戒哉

諺曰爲人奴僕之事奴僕本是服役勞苦者旣爲人

奴僕而厭憚勞苦則不知分者也

諺曰下領不可與上領爭上典或有情外責罰不可怨怒敢生抗犯之心

人見其勤於事主者則必稱曰忠奴見其慢於事主者則必稱曰頑奴忠奴之名好乎頑奴之名好乎奴輩雖愚亦當知之

上典旣爲父母則班下是兄弟也必相愛好無或猜忌爭鬪

其主呼之應而不卽至慢習也其主命之聞而不卽行怠習也向隅而諄入厨而喧亂習也傳喝不審而

錯書札不謹而遺妄習也欺詐偷竊喜言語以離間人者惡習也凡此諸習切宜去之

其主貧則自飢自寒何以使奴僕免於飢寒非主之過也雖薄料使喚不可有怨心惟其奴僕也故忍飢寒而服役如使衣食有餘則雖他人可以雇使何必奴僕乎所貴乎奴僕者不以其主之貧富而異其心也

古有其主殉節於兵亂而奴從死者名曰義僕豈不

奇哉

仙源先生之奴從死

古有寇放火焚民舍將及於其主所寓居之舍其羣

奴登山望見泣而拜天以祝尋火滅賤奴之誠能

感上天豈不奇哉古之人僕蓋有如此者為奴而不

忠者此二僕之罪人也

中孚齋鄭公澆丙子江都陷敗時事

忠奴必受其福頑奴必受其殃曾見人家奴免賤而

好活者必其忠勤者也流離敗亡者必其頑悖者也

其主只有單奴奴有過欲笞而無執杖者借奴於隣

其間奴跪伏不敢動以待隣奴之來恭受笞罰而退

奴習當如此

班下之善者效之惡者勿效之

諺曰人奴無十年逃亡逃亡終必見捉捉則重刑且

雖或十年逃匿終是叛主者叛主者是背父母者其可謂之人乎

名子辭

吾兒設弧日維南至肇命陽來先君所賜冠汝名之余承遺志名曰宗興元得其字易剝上九蓋有取諸一陽將復君子得輿汝母腹汝夢云其吉中庭之樹上有一實碩果不食神已告之以日以夢茲名孔宜吾門旣衰賴汝將興乘除其理左契可徵人非君子車是負乘德稱其位吾祝汝能

言戒

言不可傳傳者聞於人而語於人之謂也流俗之言實者千之一虛者百之百一人唱之十人應之十人唱之百人應之一日而行乎四方之遠有耳不得不聞旣聞之矣則以語於人所聞虛而傳之以實其不爲妄言之人乎然其言也非已之言也乃人之言也人有語於已曰某人如此某事如此彼乃已之所相信者也知其人之不僞誕矯飾矣故聽之而不惑傳之而不疑然彼之言亦非彼之言也乃他人之言也彼以聞於他人者語於已已以聞於彼者語於人雖知彼之不僞誕矯飾而亦焉知他人之不僞誕矯飾

乎故曰言不可傳言者歷衆口而變變則訛訛則虛使其言實不必傳况虛乎雖然既聞之矣則以語於人者何也人與人相對不能默然而已不能默然而已則將惡乎言談說義理其人之所不喜也講論文史其人之所不知也於是乎及之以流俗之言其人始乃解頤故非慎口之君子類不免傳言傳言者適足以悅人之耳而害己之德可不懼哉噫今之人以傳言交聞一事得一言輒走而相告譁然稱之曰所聞新所言奇不然則以爲不能言而疎之矣然君子寧無交不傳言

勸讀小學文

朱子曰小學做人樣子人而不爲小學其得爲人乎世教之衰小學先廢頑童猖披不愛其親不敬其長者有之幾何而不爲禽獸乎世之爲人父兄者每以文藝科名爲急必先教之以史記熱鬧之書詞家浮華之文兒生十餘歲尙不知小學之爲何書非古人八歲入學之意也及其將冠將娶始授以小學應文備數則已有扞格之患矣彼其心以爲吾已長大何可爲小子之學灑掃則使婢僕代之而已應對不如禮進退不如儀起居跛倚咳唾戲笑王雱之徒往往

出矣識者之憂豈有已乎余嘗問於人曰何不早教子弟以小學其人曰小學文不好余曰小學文最好其上多載孝經論語禮記之文皆簡奧有味也其下次第載漢唐宋諸賢之文或平實或瞻麗或明暢亦可見古今文章之高下豈不好哉爲文如韓昌黎則斯可以止矣如嗟哉董生行一篇果何如也况讀書者非欲學其文也欲學其事矣今以文爲言亦陋矣其人猶未之悟也夫小學只四卷雖鈍者二三月可畢讀何妨於他書而捨之哉且小學有居官訓非專爲童穉之事彼傲然自大者不肯屈首於此書吁亦

妄矣寒暄先生嘗自謂小學童子佔畢公亦以小學爲作聖階梯後生少年何可以小子之學而忽之哉朱子曰小學聖人姿質二三分已具大學特出治光彩又曰小學爲修齊治平之本小學實通於大學也小學之道不立則大學之道不明矣余故曰小學不可不先讀也凡我同志之士相與勉之哉

書示學者

橫渠先生曰書須成誦不誦則非已有也讀書將以受用遺忘而何以受用
看書最忌貪多多則不精不精則雖多何爲

史書或多其行數經書不可多其行數經書惟貴咀嚼玩味

水日流故不腐器日用故不蠹逐日課讀方能有進一日廢闕則便退

朱子曰讀上段時不知有下段今之學者讀第一卷時意在第二卷此是躁心

溫故而知新今之學者一讀過不復看此是厭舊喜新之病

先難而後獲今之學者不勤其工而先求其效是猶不耕而欲獲也欲速則不達宋人握苗之事可以鑑

矣

學必專心而致志奕秋弟子射鴻鵠之意可以爲戒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學者雖受業於師若不可以言傳處惟在己心自悟

古語曰千周萬遍神告心悟讀之不已豈不通解學者於文義畧綽看便謂我自己曉何資於師不復問難致詳此是輕忽之病

受書於師了其所課輒退去不肯久坐是以文字求師也不以道義求師也人之從師於其動靜語默皆當觀感非特受書而已

學者跪坐要熟少輩之厭見長者以不耐跪坐
學者留意於作文則讀書不精馳心於應舉則爲學
不專作文末技也勿鬪其靡應舉餘事也勿奪其志
先賢曰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今之學者信已而不信
其師

書與呂先達 光德

吉甫文武卻穀詩禮羽林通經亦在漢世謂非本色
彼哉俗論讀書飭躬君其益勉

論趙苞事

趙苞事戰則亡母降則負國忠孝勢不兩全程子以
爲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
已身往降之可也夫其以身降雖與以城降有間矣
而太守一去人心瓦解則城之不陷未可知也然國
與家固有先後而事亦有緩急夫遼西邊塞一城耳
非如晉陽之保障君父宗社之所在也雖或失之未
必繫國家存亡而顧其母之生死專由於苞此誠緩
急之分而爲趙苞者惟有降耳雖蒙負國之名而所
遇不幸君子猶可恕之且旣降之後宜有所處矣隱
痛在心未嘗一日忘中國其母得以天年終而始乃
罵賊不屈而死可也如此則可以明其本心而一洗

降虜之恥卒補旣虧之忠矣何趙苞之未見乎此也雖歐血而死亦何及於母哉晉周虓之降於苻堅蓋亦爲母屈也能辭尚書郎不受以伸其志其箕踞而坐呼爲氏賊其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其曰生爲晉臣死爲晉鬼皆其母死後事其志固將決死也適苻堅赦之耳如虓可謂遭變事而能知其權者也烈烈如此豈以前日之降而掩之哉其賢於趙苞遠矣

記李生夢鯉事

古昔聖人之教人也惟視其才未嘗限以貴賤故凡民之俊秀者亦入太學而閭巷有學焉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由是觀之雖庶人之賤不可以不修身也明矣蓋人性無貴賤殊也及夫世教衰人皆汨於利欲不知道之當行學之可爲也甘自暴棄以終其身士大夫猶然况閭巷乎余聞李生事蓋深歎其賢也李生夢鯉閭巷人以學道見稱於世時宰相家奴挾勢自恣當街罵人豪橫不可制一日大醉遇李生於道見其徐步儼然中矩指而大笑乃以手擠之仆于道上李生色不變遂起而行步履如初未數武奴又擠之李生色不變步履又如

初三擠三起而猶復如初奴始大異之乃起拜曰公
真理學人也小人愚不知耳焉可侮也哉李生吾未
及見其人然聞此一事而其學可知也苟無平日涵
養之深安能處橫逆而不失其常如此哉雖奴隸之
狂愚者終亦俯首而愧伏焉茲豈非吾道之感化人
者耶余嘉李生之出於閭井而學道能如此也遂書
之

書金益春事

金益春司饗院書吏金膺漢之子也性靜好讀書幼
有奇志自以爲聖賢可學而至爲善不限于貴賤遂

從事於學其父與兄皆不欲也益春乃以學不可終
已告于父兄愈益讀書自勵不怠於是欲得師爲依
歸念求以聲名或失其人也重且難之年十八爲司
宰監書員每入番懷論語而往官長罷衙則退就吏
廳出其懷中論語讀之不少輟諸書員聚而笑之且
厭苦其伊吾聲至或罵詈然益春志不挫讀書自若
也戊申季夏益春來見余拜于庭立于階下請留而
受業余觀其貌聽其言誠有志於學者也余固奇之
然余素不欲爲人師且方身有病無以教授遂辭焉
益春雖不得復請而察其色若有悵然者余乃謂益

春日不必留而受業時來見余可以畧相講論也自是益春數數來見輒出其懷中書而披看卽論語也拈疑義頗有質難余嘉益春識解明敏益春亦未嘗不以余言爲然時益春冠而未娶居母喪服起復服色余每見之有憾容一日余適案上置擊蒙要訣使取而讀之益春讀至事親章日月如流事親不可以久也涕泫然下余於是知其篤於孝也李君義勝與益春最相善嘗見其從人家借觀近思錄自初昏危坐燈下且讀且看至鷄鳴不寐其於學勤苦用工如此云余友黃穉溫爲司宰直長知益春往來余家每

入直必命益春傳口訊於余不用他書員蓋欲使因而講學也益春甚樂之穉溫嘗稱曰下輩中理學也益春自念供役官府甚妨讀書寧忍飢餓無爲廩料所屈欲告官自退其父與兄皆責而止之益春又欲以書員名與其季弟而其父與兄又責而止之益春常鬱鬱也母服未闋父又死益春號慟不欲生將葬以并有喪禮來質于余而去旣葬竟不勝喪年二十餘余聞之慘悼久而未能忘也今 上十九年甲寅夏因旱災疏決冤枉又令禮曹搜訪孝節之未及蒙褒典者悉錄以聞於是益春以孝子被旌閭之 命

鳴呼孝固百行之源爲仁之本而有孝行無學問則孝亦特其一節耳故閭巷之間孝子比比有之而爲學者實鮮聞焉如金益春者豈不奇且偉惜乎其勤于學而短命不得以遂其願也余懼人見其丹楣只知有孝而不知有學也故著焉

識楊丘

楊州之東有祝石嶺嶺北方大路其上多巨石或曰鱗石嶺云嶺之西北有一岡地形頗高峻其上吾曾王父牧使府君王父通德郎府君二代墓在焉庚方有道峰山申方有三角山未方有水落山午方有佛

巖山東西南三方皆有水南東方筆峰立者三之相地者曰子孫文明之象岡之西麓山屢折而爲蟬翼形置竹葉名山四重於前者曰吾先妣令人杞溪俞氏之墓也其視上二代墓雖下地亦高直臨其下大路龍回旋與祖宗山相望地師云於法吉始謀窀穸之事也卜于東麓下不吉又卜于他山不吉卜于西麓吉遂定于茲風水家稱某山某水吉雖不足盡信然大抵局中石多土少而至此純乎土土色又黃潤以此推之地中庶或無災乎或曰山高峻者禍福速地平行者禍福遲子之先山不已太高乎余曰此地家

動人之說也子孫豈以禍福為心哉夫葬有五患其一耕犁耕犁之患卑者及焉高者免焉故山與其卑也寧高自今以後雖屢千百年陵谷變易祝嶺不夷矣祝嶺不夷則吾先之山當與嶺并存豈不為久遠圖哉余聞曾王父嘗求山八載備經艱難始卜于嶺其有取於斯歟

雜識

栗谷說有虛靈底有優劣六字故近來心善惡之論多引此為證而實則先生本意有為而言之也非謂本心有善惡也觀擊蒙要訣立志章心之虛靈不拘

於稟受之語則先生之分心與氣質於此可見矣

愚嘗與溪丈論天命之性之天字溪丈以此天字專作理字看愚以為形體之天而理在其中屢次往復而不合矣近考巍巖集與成子長書亦論說此天字引朱子命是性天是心之語以神妙主宰意看此與

愚說少異

吾謂形體巍巖謂主宰此其異處而吾所謂形體而理在其中者實包主宰意故曰

少而其非溪丈專作理字之意則同也○三淵以此天字為有崇高意浩大意巍巖以為有神妙主宰意語雖異而意則同○南塘記聞錄以此天字作理字看與溪丈同○愚謂此天字果是主宰意則便是惟

皇上帝之帝字

溪丈論未發以爲未發而有不中者蓋謂未發時昏昧也余嘗疑惑以子思語求之未發之謂中不曰未發而不昏昧之謂中則豈有未發而不可謂之中者乎溪丈所謂未發非子思所謂未發也後看巍巖集以未發謂有淺深朱子所謂黑暗如頑石卽衆人不接事物時淺底未發也朱子所謂鑑空衡平鬼神莫能窺際者卽其本體塗人與舜禹一也者深底未發也未發雖同而實則異如是論之猶爲可也而溪丈之言則異於是也以不中底未發混論於子思之未

發故令人滋疑豈其本意則與巍巖同而聞之者聽瑩耶○更商之巍巖未發有淺深之說恐亦非是
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天內地外渾是水故朱子有水載地之說

陽之濕氣爲水陰之濁氣爲地地中有水者陰氣吸故地縮得水

地水譬之人身地是肉也水是血也軀殼之包得此血猶地之收水榮血之周流一身猶水之載地

或曰魂魄是心何以知之人有驚心之事則失魂禡魄魂魄非心而何余曰魂魄與心相爲流通故心懣

則魂魄亦驚非魂魄卽心而然

或曰魂魄果是何物歟余曰魂魄是氣之靈也或曰
既是氣之靈則非心而何余曰魂是氣之靈屬陽魄
是精之靈屬陰心是摠會陰陽而靈者魂魄與心當
有分別

朱子論魂魄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在人心便是既
曰便是則非以魂魄直作心

黃勉齋曰精血之虛靈知覺爲魄煖氣之虛靈知覺
爲魂蓋言心在魂魄之中亦非以魂魄爲心

陳北溪知覺屬魂之說真西山思慮知識爲魂之所

爲之論大抵皆勉齋之意

心能活動則魂之助也心能強記則魄之助也謂之
相助則可謂之一物則不可

心之官思而醫家以脾屬思以是而謂脾爲心可乎
魂魄之於心亦然

心魂魄之判有一明據大學或問曰人得是氣而爲
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心是五臟與魂魄分而言之

五行二字明釋他書不見惟韻會有之曰五行運於
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

明儒陸儀思辨錄天道卷論五行生成處最分曉其

言曰想天地初開闢時其空中一團之氣全是水然必降于地而後成水是天生水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者火蘊于石爲出于地然必麗空始明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者凡木之生皆是天氣先透上然後地氣附之而成實今大木鉅開中有文理層層直上其間皆有細點空處此是天氣也地生芝菌亦木之類此屬化生尤可想見其中間空處是天外實處是地也故曰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者金出于礦五金皆在地然亦得日月雨露之精華而後成故曰天九成之土則全是地然許多渣滓俱是清虛中澄積下

來是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也

陸說止此

五行生成固是

因河圖而起必如此看方見其實然

人而不爲小學無以爲善人不爲大學無以爲君子

此君子指不器之君子

夫窮格治平大人之事非聰明出羣者

蓋難能焉不可人人而盡責故大學必擇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灑掃應對小子之事人人而皆可爲也小學不論俊秀與否而皆教之

朱子嘗以手不知灑掃之節而口談天理爲戒不能爲小學而欲爲大學則躐矣然人有以小學律身而窮格不足者先傳而後倦亦不可也故學必貴乎下

學而上達

明儒陸儀以八歲始入小學爲晚此則似過矣其論以爲八歲前不可無教然古之人何嘗於八歲前無教乎以男女七歲不同席觀之可見矣今俗教子多於十數歲後授小學已扞格矣使陸桴亭觀之當以爲如何

過不及皆非中庸之道而以衆人言之則過勝於不及過於忠者豈非勝於不及於孝者乎過於孝者豈非勝於不及於孝者乎屈原之懷沙自是勝於令尹子蘭之不愛其君孟獻子之高於人一等終是勝於

魯人之朝祥暮歌矣然夫子言過猶不及聖人之意只欲引人納之於中庸之道而已猶字卽言其不爲中道則均也

智者之過與賢者之過未知其果爲孰優然知之過者先儒以老佛當之行之過者以晨門荷蓀之徒當之晨門荷蓀之徒卽沮溺之輩也黃勉齋所云正當扶起沮溺輩是一時揀世之言固不足爲萬世法而沮溺則猶有扶起之論老佛則雖歷千萬世決不可以扶起言以此觀之行之過者勝於知之過者歟或問大學明德章句先釋德字

人之所得乎天

而後釋明字

何也余曰從來歷說故必先稱所得乎天

或問理字之義余曰理字有條理之義字訓從玉從里玉之有文理者謂之理因以爲道理之名

或問理氣有先後否余曰理氣固渾融無間然畢竟理在氣先何者濂溪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可見氣自理生出來豈非理先於氣乎

或問明德人之所同得而物無與焉然則禽獸不可以德字稱歟余曰泛言德字則雖於禽獸亦可以德

字稱

如鳳德麟德之類

而德字上加明字則決非禽獸之所

與故中庸首章章句言健順五常則并人物言大學

章句釋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不言物

或問讀書易忘何也余曰徒讀而不能踐行故也如贊禮笏記看曰東向再拜則必東向再拜曰西向再拜則必西向再拜如是則豈忘之乎

有人讀莊子曰不欲以死生動心故讀此書余曰孟子云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何必讀莊子然後方可不以死生動心乎

或曰以一適字爲學訣甚妙蓋惟意所適則快樂故也余曰不分天理人欲凡事惟務快適則所行未必合義而恐反爲猖狂自恣之歸矣

余嘗見閔承旨丈

百順字順之

閔丈語座客

趙學晉

曰某叔

即嚶嚶齋金公

嘗云大學明德章句虛靈不昧之靈字與佛

家靈覺之語頗相似朱子少時讀佛經故用靈字此言近之仍曰靈字不見於經傳矣余曰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虛靈之靈字實自萬物之靈來

密庵金丈曰學者所習諸書最緊要者莫如小學心經蓋以當世學者多務窮格而不能踐履故也余以為小學心經固為最緊然必兼近思錄然後方為全備

余嘗言於密庵丈曰延平先生嘗呼婢久不對屢呼

之而聲不加高此可見涵養極至處然竊敢以為聲固貴乎不大亦有當大時若低聲不聞之地雖連呼之不稍高其聲則豈得知而應之乎其在隨時處物之道似當稍高其聲使可聞知而應之如何金丈曰此誠思量之言婢之所在有聲音低平屢呼可聞之地雖屢呼而有終不可聞之地如此處不必一向低聲

余曰國初名相許稠嘗夜遇盜入室中曰心中之寇未逐室中之寇何暇逐之靜庵稱以為可見先輩治心之嚴愚意許公此事恐非大中至正之道也儉兒

入室則必逐之即人之常情而理之當然也何可以
心中之有寇而不逐室中之寇乎金丈曰然

張橫渠之不觀史書似是中年以後事閔承旨丈嘗
云張子早悅孫吳時必觀史書

密庵每以格物物格為心到物物到心一日把扇為
喻曰手到扇扇到手

異姓戚叔稱為叔父見大全韓溪翁程君墓表程復
亨於朱子為中表叔也程即韋齋之內弟

大全范仲黼母安人王氏墓表曰范君名淮即仲
黼之父仲
兄洪雅君早卒無子范君將以少子仲芸後之未及

而終後六年仲芸奏名南省夫人大合族黨申范君
之命以告于祖禰而卒使奉其祀焉聞者皆以為難
云婦人之情最不能割愛雖兄弟之間不肯與其子
使其夫之意不得遂者比比有焉如王氏豈不賢乎
哉余嘉其事茲錄之

大全太孺人邵氏墓表邵氏手書條約之辭有五蒼
頭無得輒近堂室入庖厨即其第五條也可見其家

法之嚴矣

邵則金華
時鎬母也

禮記宰夫朝服即喪屨半吉半凶各有其義古蓋有
如此禮耶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問士喪禮於孔子此在取瑟而歌之前乎

邵文莊公寶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此語固好而若誤用則逃避標榜打乖法門未必爲真士夫而將歸於方外矣亦可懼也

以下見明名臣錄偶書

宋潛溪曰爲善如丘山未易成君子好利如毫髮已陷于小人噫爲君子難爲小人易豈不可畏哉

唐一庵樞解顏子犯而不校曰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請曰何謂也師曰顏子持已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

說得是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來必是自取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我輩未須學不校須先學他犯字固當先學犯字而不校上亦當用工朱鴻謨書于壁曰洋水樂飢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衢擊壤生聖人世願爲聖人之氓噫不談天下事是亂世括囊之意而旣生治世不願爲稷契而願爲擊壤之民何哉

李渭從耿楚侗登天臺楚侗示八語近道之資載道之器求道之志見道之眼體道之基任道之力弘道之量達道之才八者闕一不可對曰渭於八者獨愧

見道眼未醒刻必爲聖人四字印而布之四海噫八者分說條目太多然言言皆實最貴者見道之眼不能見道何以行道必爲聖人四字不當印諸版當印諸心

楚侗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起波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噫常清常明不增不減卽胡文定公所謂百起百滅而不起不滅者常自若之意歟
錢牧齋序大育頭陀詩集在其國變後所吟詩曰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鷺子傍誰飛又一詩曰寧可枝

頭抱香死何曾吹隕北風中其詞悲其節苦誦之令人感慨

以下見錢牧齋集偶書

李忠毅公應昇將至官其父鵬翀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財春糧釀黍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盃水古人之教子以廉白如此

顧英玉自河南副使中譖歸秦淮居小樓坐臥其中訓童蒙數人以糊口嘗絕糧東橋公饋斗粟不肯受名其齋曰寒松松者自勵之名生平鯁介頗能自信年踰七十溝壑見逼恐不能自堅流爲小人之歸故自勵曰今日寒矣天地凍塞汝當爲寒松之榮無爲

靡草之死古人之當貧窮益勵其操如此

董仲舒繁露云性譬于禾善譬于米米出禾中禾未可專為米也善出性中性未可專為善也又云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上說異乎孟子性善之說下說異乎子思率性之訓然而牧齋甚稱之以為非有宋諸儒可及豈不繆哉

近齋集卷之二十三

近齋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雜著

治道大綱

汰哉錄

貞智錄

近齋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近齋集卷之二十四

雜著

治道大綱

上古之時卿大夫不爭勢士不爭名民不爭貨爲上者示人以義也後世卿大夫爭勢士爭名民爭貨爲上者示人以利也夫國之治亂俗之美惡在乎示義與利之間而已是以恢公滅私則爭端息謹制度之防則物欲寡尙敦龐之風則詐僞不作此爲治之大者也故人皆趨於善而民莫不興於禮義教化大行而天下治矣此其道之有術而納之有軌也嗟夫流

近齋集 卷二十四
俗之漸民久矣同貴相妬同富相奪同惡相黨同巧相勝熙熙焉日趨於利而禮義敗壞豈非以教化不立哉齊人井飲而相掙是爭權之喻也楚人求羊而盈百是貪進之喻也宋人得契而數齒是倖功之喻也周人以鼠爲璞玉是釣名之喻也爭權則躁貪進則濫倖功則妄釣名則詐躁濫妄詐四者成風而世道漸陵夷矣由此俗不變而欲求國家之治得乎故爲治之道在乎變俗變俗之道莫如示之以義示之以義則民知義之可慕而利之不可循故人主正心修德而萬姓嚮道萬姓嚮道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

矣故曰月形于天而羣陰化于淵此之謂也

禮曰大夫不世爵春秋譏世卿官必授有德非可以閎閎與也人有賢不肖子不必如父孫不必如祖故聖主官人不以其世伊尹傳說呂尙之徒何嘗有閎閎哉不問貴賤視其賢愚此三代所以善用人也降及後世公道廢而私意行故任子之法立而僥倖開負姓之習成而虛僞滋雖賢賤則棄之雖不賢貴則取之用人如此其不得人也宜矣昔子思薦李音於衛侯衛侯問其父祖子思子曰世農夫也衛侯曰寡人不好農子思曰李音父祖雖善農音未必與之同

也衛侯不用子思歎焉夫農人之子至賤微也而子思子薦之者蓋取其賢也夫貴賤名也賢不肖實也將有賢人當信其實乎當信其名乎今有人求馬之白者黃黑馬皆去其所求者狹而所失者衆也以氏族取士則畎畝之間有遺賢矣以勢能任官則草茅之中多逸才矣故王者用人必舉側微側微舉而後天下之俊咸登於朝天下之俊咸登於朝而後官無失人仕無曠事矣傳曰立賢無方其是之謂歟古者人臣諫則有賞故諫者日進喜賞人之常情其孰不諫後世人臣諫則有罪故諫者日止畏罪人之

常情其孰能諫夫諫者當賞而反以罪之則王道跌矣故吳殺伍子胥而亡楚放屈原而危可不戒哉夫聽諫則治拒諫則亂必然之理也人主何苦而去其所以爲治就其所以爲亂其故無他常由於偏私不克也偏私不克則自臧之心生自臧之心生則惡聞其過失惡聞其過失則容媚者親容媚者親則弼非者疎弼非者疎則德愈失而過益增疎之猶然况罪之乎故直臣多死而亡國敗家相隨屬矣夫人主自臧乃所以不臧雖聖王之時曷嘗無諫哉舜造漆器諫者七人武王致旅葵召公作訓惟其從諫也故能

爲聖王人主知乎此則可以賞諫矣 右治論
官使衆人皆爲則爭才能殊塗而用則讓讓則禮義
生爭則廉恥亡此二者治亂之分也夫器之至公莫
如官也而如可求而得之是率一世而路也故曰官
不及私爵罔及昵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人非上智固有能否長短聖主知之故察其所長適
其所用使人各事其事不得相踰越是以無能者不
敢當職有能者樂推勝已後世則不然身有可藉之
勢而無官不爲豈皆通材也哉宜其功用之不興也
然倖進而無譏瘠曠而無罰何所憚而不求哉求之

不已而爭爭之不已而亂亂何由可止苟欲止之惟
在器使之而已藻鑑平明能進退賢邪者置冢宰博
通典故嫺習儀文者置宗伯廉儉節用綜理幹辦者
置度支直氣侃侃善論得失不避忌諱者置臺端仁
恕剛明不誣無罪者置司寇勇而好謀威而能信可
以得士力於戰陣之間者置司馬如此則吏道不雜
而私意不行矣何患乎爭今夫文武者其官異文不
希武武不希文者以其有定制限之也懸金於國中
募取力能舉千石之重者烏獲往焉僬僥莫有志焉
者何也非烏獲多欲僬僥無欲其力之足與不足也

知夫制之有限力之不足則爭端息矣故管子曰使民于不爭之官使各爲其所長也

右官論

或問三代可做乎曰可人主苟欲爲之則不患難做我國婦女改嫁之禁卽中國之所未有也此禁之行已四百餘年以法成俗夫男女之欲最難遏絕而如是易從以此觀之則唐虞比屋可封之化亦足以成况三代乎

或問治道當何先余曰孔夫子之訓有之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當以此五者爲先

或曰科舉可罷乎曰可三代以後不復有三代者以科舉也然徒罷科舉而無三代賓興之政則亦不能爲三代矣戰國時無科舉而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蘇張之縱橫紛然用事人心壞敗國家危亂今不先以學術培養人才而猝革科舉則人將以雜術巧技進其害反有甚於科目用人矣故愚嘗謂科舉可罷而罷之當有其漸必先求道德學問之士隨其高下而授之官爵其尤者置諸經邦之任從科目進者只付之文任與該司則科舉之權輕矣於是應舉者少而爲學者多求之以誠延之以禮則朝廷之上濟

濟焉君子彙征矣明良相得政教大行則何患乎不
如三代哉故欲罷科舉則始焉減額中焉罕設終焉
罷之是乃有漸之道也

或曰井田可行乎曰可商鞅之開阡陌萬古之罪人
也自夫井田廢而仁政無以行矣欲行仁政則必也
井田乎山川險阻之疑則諸葛武侯嘗行之於蜀中
矣地少人多之疑則程子已攻破其說矣何憚乎難
行滕小國也而孟子猶欲行井地法以我國數千里
之大而不能行之况以箕子之故邦平壤外城有井
田遺址而不能做而行之尤爲歉然者如欲必行則

柳磻溪隨錄有井田尺可按而知也○井田之畫若
難一如古制則有一結當百畝八結當八家之法蔡
鳳巖文集頗詳言之可考

或曰均役可罷乎曰可罷井田行而寓兵於農則均
役自在當罷矣

或曰還上可罷乎曰可罷井田行而立常平之倉則
還上自在當罷矣

或曰鄉約可行乎曰可行已卯諸賢之建白設鄉約
也寧越一作寧遠民有以其父之難養欲棄之於野者聞

鄉約頒行之令卽將其父而歸鄉約之效神速有如

是矣○京城首善之地先被王化而八路三百六十州邑皆行鄉約化民成俗則一國之內大治矣或曰內帑可罷乎曰可罷王者無私財周禮天子之所用冢宰皆主之欲行古道則內帑之當罷無疑宋太祖嘗欲以內帑易胡人之首此誠王者之言也或曰官人不由資級何如曰資級履歷後世之法也傳說之爰立作相尚矣賈誼之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以漢之時去古未遠而三代用人之遺意猶在也

或曰用人不取地閥何如曰此難以一槩論如良田

之種嘉穀儒術多出於詩禮之家名節多在於忠良之裔以此言之則用人當觀家世也又如芝醴之無根源有崛起者有破天荒者以此言之勿拘地閥亦可也書曰立賢無方無論顯微惟其人是視

或曰官職可久任乎曰可五日京兆則才雖優未及有爲也當用舜典三考之法而亦必器使然後可也或曰擇守令所視何先曰當先視廉白律已然後可以治民守令貪污則毒流生民

或曰士子國之元氣培養有道乎曰然古語云不聽於三公而聽於一士國家盡禮士之道卿相有下士

之風則士皆尙志而自重讀書爲善庶幾有濟濟思皇之美矣

或曰朋黨可去乎曰可去然欲去朋黨而不辨君子小人則如薰蕕冰炭之合一器也故明春秋是非之義然後可以行洪範蕩平之治

或曰水旱是流行之災何以禦之曰當預爲之備公私有儲以待饑歲然發倉發廩移粟移民莫非荒政而猶是末耳語其本則曷若初無凶荒之患也輔相調元之職也必擇其人而任之則理陰陽順四時雨暘調適稼穡登稔蒼生不飢矣昔江乙飢死其母哭

之曰三公殺我子民之飢死責在巖廊於此亦可見矣

或曰奢侈之弊何以禁之余曰人主當躬率以儉如漢文之衣弋絺是也古語曰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欲去奢侈必自宮中始

或曰五家統法行之何如曰好矣尤庵宋文正公嘗言於朝請申明五家統法五家內有餓死者則統中人有罪若行此法則雖值凶年人之至於死者鮮矣非但五家互相糾察使不爲惡而已尤庵此請竟不見施可歎

或曰 祖宗法制猶有可變改者乎曰欲法堯舜當法 祖宗然法久則不能無弊可改者改之爲宜真西山曰當變通而變通是繼述也此論甚善

樂靜趙公曰爲治不難人君修德其次用人其次謹守法度此論固好然謹守法度一節恐涉局滯其亦異乎董仲舒琴瑟更張之說矣

或曰國俗貴文而賤武何如曰守文之世固如此而偏則爲弊文武并用長久之術文武本是一道如射爲六藝之一可見

或曰庶孽通清何如曰庶孽不通清我國之法而行之已久庶孽不敢怨然其高才異等者別爲表出而用之可也

或曰知人甚難何以善擇輔相乎曰古語云人情賢於夢卜當從人望也名下無虛士衆望所歸則必其堪爲公輔者也有或失焉而蓋鮮矣

或曰近日軍務疎虞何以修之余曰南北無憂文武恬嬉故也書曰克詰爾戎兵何可忽哉平時必求將帥材緩急可以有恃

或問曰後世人物渺然何以得而用之余曰天生一代之才了一代之事求之則當有其人

或問曰人主之心爲萬化之本何以正之余曰孟子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爲人臣者先正己心然後可以正君心

我朝 列聖相承禮樂文物一洗羅麗之陋然麗朝餘風舊俗猶有未盡變者君子行道則必當悉爲釐正矣

新進之士宜使自重而先進之戲之也卽紅粉榜餘習粟谷嘗建白于 朝請禁此習而竟未見施可歎也已

韓南塘上疏以爲井田封建肉刑三者不行而亦有

可爲三代之道然肉刑封建固難行於後世而井田則可行雖不能盡如古制均田之法畧倣井田遺規然後可無貧富偏甚之患而治道方成矣不然則似無他好箇田政矣

今之論時弊者只及於細事小費真所謂鷄鵝御史之類矣法制之大更張處初不敢言蓋畏時人之目以喜事輩也

東俗浮躁不能耐久勝國時已有三日公事之諺矣如是而何以立治法乎古人云留意於經年之後望治於一世之後此可爲法也

近齋集 卷二十四
浴佛日懸燈東俗之陋也不變此俗則非所以闢佛
教也如以遊觀爲一日之澤則當從中國上元懸燈
之規

花郎夷狄之樂也新恩遊街時當使去之

邑妓誨淫之具也以許公稠之清剛而猶不能爲罷
之之論何哉如曰年少文官無以慰羈旅之愁則是
苟循人情也公私百害由茲而生不可不罷也

我國書吏之弊曹南溟之所歎也官員漫不知何事
而惟憑吏胥之口安得不見欺而一任其弄奸也各
邑吏屬無廩料故爲其口腹姦邪百出議者所以欲

給料也

刑不上大夫所當去者杖一百收贖之法也粟谷已
言于 朝矣

禮不下庶人所當禁者賤隸之娶着紗帽常漢之葬
立木主僭踰則名分紊矣

三物八刑不行而能治國者未之有也

賞罰馭世之大柄紀綱由此而立

國家政令當示人以信我 朝賞典兒馬帖只是空
紙有名無實莫甚於此非示人以信之意不如以上
弦弓或其他物代之

或曰柳磻溪隨錄今可行乎曰可行自隨錄之作至今百數十年則其間時弊民瘼亦必有與柳公時不盡同者則似當斟酌變通而大綱則不出乎此錄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德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信哉斯言修身齊家爲治國之本

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治道之成惟在人主一心

近世名儒之言曰唐虞難可爲而三代猶可爲也蓋謂浮雲一點過太虛事業非後世可及也余以爲人主必以唐虞自期方可爲三代若以三代自期則下

以爲少康

爲治道當先審王霸之分欲審王霸之分當辨天理人欲欲辨天理人欲當先窮格

三代後惟漢 明得國爲正

漢高之械繫蕭何殊失敬大臣之義蓋其慢侮羣下有兵間餘習故也

漢文不用賈誼之言於改正朔易服色謙讓未遑非但氣稟懦弱以黃老之學先入爲主而不能返於聖人之道也

漢武帝之能容汲黯之戇亦可見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處內多欲外施仁義則好名故褒以社稷之臣欲
取容諫之美名

漢宣帝漢家自有制度之說已不可爲三代之治
蜀漢昭烈戒太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
爲之此誠格言易繫下傳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
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昭烈似是見夫子
此訓

唐太宗之自稱天可汗千古可慚語

唐太宗自我作古之說可謂愚而好自用者也

宋朝二百年不殺大臣一人其仁厚立國可見高麗

五百年不殺諫臣一人此其所以歷世能長久也

樊噲有二大事業擁盾也排闥也擁盾之勇特一時
之功排闥之忠真萬世之法舞陽不過屠狗販繒之
流而能辦此事業爲後世人臣之法此何等風采氣
節

魏相每以水旱盜賊奏于朝使人主知所警惕可謂
得大臣之體

唐太宗時木工之言曰木心不正則衆理皆邪其言
誠有理豈齊輪扁之類歟

管子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赦者有國之

大弊也夫舜之肆赦周公之三宥皆言釋眚也非爲有慶而赦也有慶而赦者赦一國赦天下赦一國則漏網者百赦天下則漏網者千夫慶赦之法秦漢之侈心也而後世因之莫或慎之君子不幸小人幸焉故曰赦者有國之大弊也楚國將下赦令先閉三錢之庫恐民之無畏而盜也無畏而盜勢之必至也行無畏之令而召必至之勢欲民之不犯也難矣今日下獄而明日遇赦得脫民豈憚一日之囚而不爲惡也哉且夫有人於此其罪同其律亦同而或以免或以不免者赦前後有異也非所以均一平正服衆心

也故爲國者必無赦可也雖然後世用法多以私意爲輕重輕重失而枉罹者有矣如此而無赦則枉罹者亦無時而免故無赦之道莫如慎之於初

汰哉錄

南溪引儀禮產婦居側室夫有齊日使人問之文欲令行祭而古今事勢實有不同者蓋古者室屋之制廣大雖側室似與已之所居稍遠不親見產婦則無害於致齊且必有他婦人之治祭饌者故行祭自如而今之人家未必皆廣大如古制多與產室逼側雖不見產婦終欠肅清且產婦有病則夫不可不親見

且無他婦人之具饌者又婢僕鮮少無以分使於行祭救產家內人易皆犯染產雖異於喪亦為不潔惡血穢氣之所薰汚何可備祭饌於其中耶主祭者與執事者雖不親見產婦既處其家內則終欠清齊之道愚意不如停廢生子三日產婦沐浴而七日家內始稍乾淨自七日而計之為散齊日恰滿齊戒日數則時忌墓祭方可行祭祭亦有大小若節日朔望則本只一日齊宿產七日後容一日齊宿產七日之夕為齊宿翌日則可行忌墓祭散齊二日致齊一日時祭散齊三日致齊二日以此計之而自產之第七日為散齊

則忌墓祭之行在產後十日時祭之行在產後十二

日豈不清快安於心乎朔望節日之行在產後八日

南溪以廢祭為重難此意固好而但祭祀以潔為主若或有一毫不淨未安者則不如不祭愚之所以斟酌論定如彼者也南溪一說又以為家有產故而子孫之異居者自其處備來祭饌則可以行之祭饌雖自他所備來本家既已不淨則終似苟艱且人家豈皆有異居之子孫乎南溪又論小兒痘疹不必廢祭此亦未然痘疹甚是不潔之疾何可冒行且云病兒移置他所而行之此又難便出寓之所豈可易借恐

皆行不得者也故愚於乙未紅疹時適值先忌議於士友而廢之矣

所謂生三死七俗說也非據禮而云也假令生三而祭則饌多預具方產之日而亦備饌於其家內乎假令死七而葬則雖昨日動棺出葬而以今日之爲第七日便行祭祀乎此其說之不可從者也廊底產故亦不可行祭而但與內舍解媿有間當自產四日計齊戒日數至於畜牛馬犬猫生雛不必拘蓋人獸有別故也兒輩痘疹乾淨後可行祭而廊底痘疹則不拘行祭蓋痘疹之不潔比產故稍輕故也然單婢之

子患痘或諸婢之子皆患則無他婢可令具饌者勢亦廢之而已墓祭時墓奴家有產故痘疫則亦不可行祭

發靛時尸柩出門先首先足之分議論紛紜未決其欲先足者爲象生時也然尸之臥行有不得象生時者且先首禮已言之而人特不考耳家禮輯覽答人問曰按開元禮宿止條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轅到墓亦然入墓始北首以此觀之是時尸當南首而轅以南向首在前可知沙溪所論如此當從無疑

招魂用上衣禮也而今人多用小衫爲其最襯于體
膚也然違於古禮不可從婦人則近世婦女多不着
上衣雖用小衫可也男子則決不可不用上衣有官
者用官服無官者用道袍爲宜
臯復升屋中雷而呼卽禮也世俗多有行之於兩堦
間者蓋婦人之喪招魂當令侍婢爲之女婢升屋爲
難故遂於兩堦間爲之因此而并與男子喪亦然恐
非禮之正

俗所謂使者飯也是佛事之一也其意蓋謂閻羅
王使者三人來召死者設此以供使之善護去豈非
甚悖妄也哉此法未知自何代始而要之必是羅麗
崇佛之餘習也行之已久成俗已痼莫之改革委巷
之家固不足道士夫有識之家一無不行者何哉是
以位崇之大臣德尊之長者其喪也儀物具備克合
於送終之禮而惟此一事爲累大矣吁亦可恥也已
亡人何以無去之之遺命子孫又何以非禮送其親
乎此無他始死設飯卽婦女婢僕之事也故家長任
他不恤而棘人則當其初喪充瞿之際何暇念此事
之當去乎常時不能講定泛然以從俗苟且爲心以
至於此耳雖曰婢僕之事非我所知而爲家長者何

近齋集 卷二十四
可專諉之於下輩乎此當於平日著爲家訓明示其
可革若詔之曰以此事送我則非吾子孫子孫孰忍
犯之預令愚迷之奴僕知其必不可行則必無臨喪
錯誤之患矣婦人之喜爲浮屠法者臨終往往命婢
舂米以待纔屬纊必忙急炊飯矣可勝歎哉婦人之
如此者子孫處之以亂命可也昔伊川先生不作佛
事洛陽一二人家化之此當爲法

飯含之節近世或有不行之者甚非也蓋出於惡見
之意而違禮則大矣角柶之不用固無妨而仍廢飯
含豈不極未安乎飯含是禮之重者本以人子不忍

虛其口之意而設也古者庶人猶用錢其禮之不可
廢也如此矣且襲時旣襲而但未着幅巾深衣履以
待飯含後卒襲始加幅巾着深衣納履則飯含爲襲
小斂中間大節何可肆然去之乎惡見之意勝而不
忍虛其口之義廢非聖人制禮之本意也

婦人服腰首經皆有者儀禮也腰首經并無者家禮
也有腰經而無首經者丘儀也當以儀禮爲正

祖奠以家禮如朝奠之文觀之當只設酒果脯醢而
考儀禮自大斂奠始設殷奠至祖奠曰如大斂奠據
此祖奠具餅麩魚肉飯羹可知金河西先生以朝字

爲朔字之誤得之

遣奠祝出於高儀非朱子家禮也故或有不用之論而愚意不然祖奠祝雖已告今奉柩車而遣奠又告以靈輻旣駕自分層節非意疊也昔所不備今乃追補無妨何可以高儀而輕之不用乎

弔禮有致慰則主人再拜客又再拜之文而今人鮮有行之者此一節雖闕只以哭答之亦何害而至其客退時主人一拜而送之甚非矣禮無拜送之文客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而今人不如此且旣行拜禮則當再拜而乃一拜始以禮終以俗不成弔儀當改之

而襲謬已久猝難釐正

期服之內大功葬前不許冠者以冠是盛禮有賓祝三加醮宴等許多節目不可冒重服而行之也今旣不備禮而冠則雖期服內大功未葬似無不可行之義古者最重冠禮必行三加故重服中不得行之今人平時亦多不行三加之儀只束髻着笠子而已則重服中行之何嫌雖喪人亦有因喪而冠之例以此論之冠非純吉之禮可知也士執曰三加則冠不三加則不冠固當待服盡無拘之時旣已不三加而亦冠而事勢有難過時則何必待服盡此言爲是

墓祭有添炙二串而原野之禮尙簡雖無添炙何妨
人家以是於墓祭不爲三進炙者多有之云備要雖
曰如家祭之儀而亦大綱說何必爲泥
時忌祭三進炙如難則只於初獻進炙無妨
脯果魚肉具不得則依重峰趙先生時祭禮只用飯
羹菹爲宜趙先生則猶設粟米餅而此亦難辦則闕
之

重峰趙先生行時祭麥飯菜羹粟米餅瓜菹而已觀
而已字則無他物可知矣以時享盛祭而無湯炙脯
果無炙則三獻而不進炙矣但祝文中清酌庶羞之
庶羞是珍饌之稱無湯炙脯果而亦可謂之庶羞耶
或變文用之耶愚意則庶羞字去而不用只曰謹以
清酌云云何害

禴祭粟谷以豐昵去之不載於要訣中而豐昵之嫌
似過矣朱夫子既行之家力如可行則行之爲宜
油蜜果禮家多欲去之而愚意祖先有嗜油果則其
在思其所嗜之義只於當位忌祭設之無妨時祭則
諸位合享不設

先輩論祭祀多言稱家有無愚則以爲當稱時有無
蓋家之有無者貧富之謂也時之有無者就貧家中

亦有得時有不得時故也隨時而爲則饌品實難一定或備或不備其勢然也有之之時祭於父而備無之之時祭於祖而不備此則似當不以豐昵而罪之也未知君子以爲如何

祭酒貧家難釀清酒勿論大小祀只用一宿醴爲宜而此亦以思其所嗜之義祖先有嗜酒則於當位忌日必釀用清酒沽酒則不可用也

俗節山神祭饌品數朱子說兩處有不同一則與長子受之書以爲當與墓前一様一則家禮所載用四大盤圃翁祭儀丁丑年改定式中從家禮而但四大

盤家禮本文則餅與米食及魚肉各一器合爲四大盤而祭儀圖則餅與果實并魚肉合爲四大盤此似傳寫之誤然果實不用亦似可疑豈蔬果之外別言四大盤歟或云當設脯醢所謂四大盤在於蔬果脯醢之外未知然否

貞智錄

朱子之學固全備若無二程則少所依據矣千古疑變禮本於曾子問一篇曾子得聖師而善質問可見其窮格之學宜乎聞一貫而上達也禮不本於心學則焉用禮爲老子博於禮而終爲異

端杜佑作通典百卷而竟陷於八司馬之黨禮其可恃乎

學術一也而名目太多曰道學曰理學曰經學曰禮學曰數學正如醫理一也而曰藥醫曰針醫曰痘醫曰腫醫曰兒醫是也

世稱學問之士爲山林極無謂班固曰山林之士長往而不返韓愈曰去此則山林而已因成文字甚至於并其姓而稱之曰金山林宋山林吁亦異矣自山林之名立而學問之士爲別人處巖穴者無可出之路可勝歎哉

世多以爲顏曾無官而曾子則爲齊相辭而不出矣以顏子之閭爲邦曾子之傳治平觀之皆是王佐之才耳若使生於堯舜之世當居臯陶伯益之列矣仲尼不爲己甚者孟子真知孔子

孟子之不言易似以孔聖之十翼已盡之而無容更加發揮也

進退之綽綽有裕可見孟子善用易處

今樂猶古樂卽採時之急務姑以是言之耳作事有漸若使孟子進而爲政於齊則終當用韶舞而放鄭聲矣

近齋集 卷二十四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卽革卦彖傳稱湯武應天順人之意

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不可便是春秋筆法

微孟子楊墨肆行於世而孔子之道不明於世

孟子生於戰國道學醇正如此是尤偉哉

陸儀號桴亭 崇禎時人其學術精博自羣經諸史六藝之外天文地理及兵法田制靡不通曉觀於其所著書可知也雖以內聖外王體用俱備稱之不爲過矣然尊信朱子而於王陽明猶未快捨之以陽明

致良知之語爲極有功於後學又以爲尙不妨有牽引愛護意甚矣風習之難脫也

陸桴亭論或人譏許魯齋仕元之非以爲但可語志節未可語道此說大害理未有失其志節而能全其道者志節與道豈可二之乎

陸儀釋禮記方喪三年之文以爲方非比方之謂方是義也陳澧訓方爲比方非也蓋取易坤之文言義以方外之文而君臣主義故解之如此然比方親喪之訓較爲切實恐不可改

陸桴亭以心要在腔子裏之腔子謂非血肉之腔子

乃曰道理應該所在卽爲腔子論語不踰矩字是也腔之爲矩果有所據乎恐涉新奇

陸桴亭以畫像之依佈彷彿爲足爲子孫寓慕之資此說良是夫將祭致齊思其笑語齊三日乃見則雖七分之像亦可以想見其笑語之貌畫像不可無也余嘗言於密庵曰孟子四端說最好令人易曉亦易感發密庵曰然是直指處

密庵嘗論大學明德曰心與明德卽酒與醉之間此說恐涉新奇可疑

密庵論理一原曰飢時食飽時不食卽一理也人則淨洗米炊食犬則食污穢亦卽一理也蓋言其異中有同也

人物性說湖洛之論皆曰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實則所指各殊湖論則以爲理同而性異洛論則以爲性同而氣異此其所以分也

鹿門任公曰明德不得謂之人物同天命之性謂之人物同然則心小性大心何以貯性乎此說可疑心性果有形之物而以形之大小論乎

任穉共曰心無無性之心性無無心之性蓋亦有見乎理氣相合之妙而心性亦不可一向混說心性互

近齋集 卷二十四
爲賓主言性而性主心賓言心而心主性賓當看賓主之分

余讀大學序至當世之人無不學未嘗不三復而歎曰仰隆古之如此慨後世之不然

金河西先生讀大學千遍曰欲爲學問而不先讀大學如作室而不先築基址也先生之讀大學千遍必是躬行心得而後人則雖讀千遍不能誠意正心實負先生之訓矣

河西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真字甚好與無極之真同

浩然之氣卽心之氣心無限量氣亦無限量

心配火故光明所配者一行而實萃五行之精英具萬理於方寸之中神乎妙哉

韓愈有性三品之論南塘有性三層之說三品固是氣質之性三層恐甚未安

南塘論禽獸不具五常引大學序天生烝民莫不與之以仁義之性爲證然大學爲人謀而不及於物何可爲證

鏡精粗鐵精粗之喻殆哉斯言粗鐵之鏡雖力磨之必不如精鐵之鏡然則凡人心雖極治之必不如

近齋集 卷二十四
聖人之心人無作聖之路矣栗谷曰方寸虛明變化氣質氣質之變化專在於心若使人心有本惡者則不能虛明矣何以變化氣質乎

李正庵論物之性以體全而用不達之說爲非然同者體也不同者用也謂之體全而用不達何害

閒靜宋公曰若云心善則性爲贅物恐不然雖心善非性則無準則矣何謂性爲贅物且心性皆善相合則尤好何必謂心有善惡而後可哉

禽獸不可使之言也其性之必與人同雖謂之難知可也至於心之本善卽吾心而體驗之則可知矣其

惡念之發決非本心

禽獸之於五常具與不具從他勿論吾性所固有之仁義禮智信全而復之可也何爲此紛紛乎

古者性說不同而猶爲師生魏巖之於遂翁服事不怠今者性說不同而便成仇敵湖洛之論互相攻擊

閒靜宋公曰性說之爭幾乎玄黃從古斯文未有此事噫後來人心不公故其爭如此豈後人心性之學明於前人而然哉

山河影子是佛家語栗谷天道策以山河大地送影碧落之說爲非而尤庵以爲分明是山河影子兩先

生說不同可疑

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尤庵以此欲分作形道器三層看然易繫本旨蓋取形字截斷上下言之只是言道器之分未見其有形道器分作三層之意而先生說如此可疑

宋龜峰以太極圖說無極之真真字爲太極是分無極太極而爲二也無極卽太極真是太極之實體也不可以真爲太極也

近思錄釋疑註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朱子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婿溫公涑水

記載陸詵事是蓋篤實長厚底人○按陸詵他事未有考而以此段所稱觀之篤實長厚不過一善人未必學問高明者何以授濂溪之道學乎太極圖及通書終是濂溪自得之妙

薛文清讀書錄曰守道無貳卽與天地合其德智周萬物卽與日月合其明出處以時卽與四時合其序屈伸以正卽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說大槩得之然與鬼神合其吉凶非特屈伸以正亦以前知如神之義兼看方爲全備

或問曰性道旣同則天命之性不雜於氣矣率性處

亦不可言氣若謂之物性具五常則物何以不率性
余曰何謂物不率性虎狼之父子是率仁也蜂蟻之
君臣是率義也率仁率義是率性也何必五常盡爲
發見然後方謂之率性乎其不能盡發見者固氣也
而方言率性時不可言氣

或問曰人之心是虛靈故貯得好箇性禽獸之心是
不虛靈底何以貯得好箇性以此論之物不能具五
常也明矣余曰淨器盛清水污器亦盛清水

虎狼之仁蜂蟻之義朱子以爲一點明然亦是大綱
說而細看則虎非但仁而亦義也劉昆爲弘農太守

虎負子渡河其避善人義也蟻非但義而亦智也其
知雨封埤智也其於犬亦有仁義慈其子仁也忠於
主義也奚但一點明乎如羊之跪乳禮也鳥之反哺
仁也鳥之色舉智也固皆只露其一端亦是主其一
有其四者也况鴈之二雌義也春必北秋必南信
也其有行列禮也此則已見其三矣以其發見者言
之則不全以其所受者言之則能具矣仁包四者豈
有有仁而無義禮智者乎亦豈有無仁而有義禮智
者乎然則虎狼之性必非但仁而已蜂蟻之性必非
但義而已且四性之必然是信也則信無處而不在

矣羊之必跪乳鳥之必反哺鳥之必色舉皆信也然則物之於五者有則俱有矣若使物性無五常則人之德雖善豈有感物之理鷄無仁矣則董邵南之行何以使之相哺猫無義矣則北平王之賢何以使之相乳蛇雀無禮矣何以使之銜環珠豚魚無信矣亦何以孚乎

言中自堯始言心自舜始言性自湯始言理自孔子始言學自傳說始

明德之義分而爲七曰本心曰性曰合心性曰統性情之心曰心性情之總稱曰心之尊稱曰具理之心

曰合材料伎倆而言之之心各有所主如是不同而畢竟正義則自在也

趙士純曰明德之德若掩章句而看則未見其必爲心雖作泛稱之德可矣而朱子何以知其爲心也余謂明德之爲心有可得而知者何則格致誠正修皆屬明明德之事而格物以心格之也致知致其心之知識也誠意則誠其心之所發也正心始直言心而修身則主宰乎身是心也明明德五條皆不外乎心則明德非心而何且性亦非不明矣而心配火卽光明物事明字最當於心故朱子於明德看得出如此

耳

章句釋止至善之止曰止於是而不遷之謂也經筵講義曰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換止爲至矣栗谷欲從講義而愚意當以章句爲正蓋章句在於講義之後當爲定論既曰止而又曰不遷非意疊實因大文而用止字又用不遷字釋止字卽朱子訓詁手段蓋欲詳明之也何必去止字而用至字乎既曰不遷則其已至於是而不待言也愚故曰講義之註釋不如章句之爲詳明也

三淵先生論學易以潔靜精微與知時識勢分二層說愚恐未然知時識勢不可低一層看潔靜精微然後可以知時識勢

人謂非聖人則不可行權非也如見嫂之溺而不以手援之曰吾非聖人不可行權也則其可乎嘗以是語於吳士敬士敬曰子之言是矣然全體雖不如聖人而行此一事時有聖人之心方可誠得之

世俗以伏節死義謂非令終無識之言也非必疾病死然後謂之令終君子殺身成仁亦所以善其終也世或以古直臣危言被禍謂不愛父母遺體幾何而不爲排節義之論乎孝經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戰亡

死者果是不愛父母遺體乎愛其父母遺體也故不辱其身貽令名於其親

程子言格物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今之學者於此三者之中論古今人物一條有欠闕處蓋評論古昔則隨所見而抑揚反覆攻斥其過惡不少忌諱至於今人之臧否得失不敢開口議論恐其觸忤而取禍也此可以觀世變矣然則格物工夫不能全備胷中涇渭又孰能知之哉

程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可學問驕人便不可富貴者不知道之可慕挾權勢而驕固所不免也學問之士既從事道學則當以恭遜爲主何爲而驕人耶學者類多此病痛蓋自恃其聞見之知而侮人之不如也此習最當克去故屢以言於新學後生其人曰學問驕人猶勝於富貴驕人耶余曰學問驕人尤非矣程子歌則不哭之說有行不得處不如聖人哭則不歌之事可行而爲常也然哭則不歌與歌則不哭雖有通與未通之分而其爲哀樂不同日之意則同也喪有輕重悲有深淺如溫公之喪固不可不往哭而若其不親之喪不急之弔則不當於是日往哭然則

程子之說亦有時乎可行矣今之人往往有參人家
冠婚慶壽之會而又轉而至喪家行弔恐未安矣
事有欲效古人而誤者鄧攸之棄子存姪與魯義姑
事相似豈鄧攸曾聞義姑事而欲效之耶婦女無識
之事何為效之耶且魯義姑則無懸子樹上之事鄧
攸又覺殘忍甚矣

人徒知知欲圓行欲方為孫思邈之語而不知其出
於計然自計然已有此語膽欲大心欲小則為孫思

邈語耳

計然即文子此說
見諸子文子之文

宋史以司馬伯康為溫公之再從兄沙溪經書辨疑

載其說矣或疑於再從兄事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涉於過厚然再從兄同曾祖亦至親也年或倍長則
當如父事之氣若已衰則當如嬰保之非過也於再
從兄如此則况親兄乎以是論之尤有補於世教矣
或云小學明是以親兄言宋史為誤此未可知也
或問曰七去無子是并指女子子耶余曰是指男子
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故去之女子子雖有之當不
計

學者以食不語為最難蓋飲食言語皆口之欲而心
不專一則一口一時并食與語此口之欲最難制者

也當深戒之然方食時長者有問則不得已而對自
已或有急欲告於旁人者則且待口中物咀嚼盡下
咽而後乃言可也大抵與客對食時無酬酢甚難且
對已食之客則已食者無事不能默坐有所言於主
人故不免當食而應之非但自己習浮躁不能終食
之頃不言亦爲人所牽故也然則主人方食者當不
語爲客者見主人之方食亦當不語是彼此皆有工
夫豈不好哉
司馬遷以儒者爲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游俠傳引
用韓非儒以文亂法之語其與吾儒相反可知其文

雖雄豈若韓歐之有識乎

韓愈佛骨表歐陽修朋黨論千古好文宇而退之諱
辨何等有識

今之文章之士多喜讀佛經非也昔崔簡易年十三
作文質于退溪退溪曰童子何爲用佛語簡易自是
愧悔終身不復用佛語爲文如簡易足矣何必讀佛
經哉

或曰禪佛於絕嗜慾爲猛食色皆絕之故吾儒之初
年溺於禪學者反而入於吾道則於遏人欲上最易
爲力余謂誠亦有如此者何可爲遏欲之易而先試

之於禪學乎橫渠誠大勇矣一入而不復返者多有之甚可懼也

毛奇齡心術不正自恃聰明專以博覽爲主其爲經說動與朱子背馳惟習於名物度數故其解詩書不無一二近似處而至於中庸大學聖人傳道論學之宗旨全然不識以中庸之中爲忠以大學之格物爲量度事物皆不成說話如是而欲突過程朱以上不已妄乎

毛奇齡詆毀朱子罔有紀極真斯文之賊也奇齡悖經之說辨之則不可勝數惟當火其書而已

洋學文字有七種云而余則一未經眼蓋平日不喜看雜書故也年前其書因朝令燒之部甘結列七種書名矣

洋學是異端之尤悖者其爲惡甚至於男女無別言之醜也

洋學之害甚於釋佛釋教則寺刹爲室屋緇衲爲衣冠與鳥獸同棲於深山之中人視以異類而遠之故其害猶小洋學則居處衣服與平民同應舉覓官通婚姻爲僚屬潛相誘引漸染俱化故其害甚大此乃門庭之寇也豈不益可憂哉

或曰四海九州之內咸撫而有之則爲正統今之清國可與之正統乎余曰吾不能知然惟信宋先生使宋先生作史則必不與清正統矣

方遜志有變正統之論而正統上只加一變字猶欠峻截

三淵集中有論正統處雖引朱子南北朝之說而終似可疑

韓南塘嘗於筵中講元史因論胡元不可與正統史記只當大書甲子其下註書元主某元某年此論得正

夷狄之國雖或有紀律法度如盜賊之有禮樂何足稱乎

象譯輩自彼中出來輒稱皇帝天子渠輩口習如此擇術不可不慎也

李鄴之張皇金虜千古可慚語而今人或有如此者可怪

鸚鵡能言而不離飛禽猩猩能言而不離走獸設使夷狄假禮樂而爲治不過類此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近齋集卷之二十四

